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一七八回 施總漕八里橋打尖 何路通□字街比武

話說施公主僕三人進鋪飲茶。天霸伸手擎壺斟了一盅，遞與賢臣，然後才是小西與自己各斟一盅。忠良手內擎茶盤，口內講話：「二位，你們看這鋪中好茂盛的買賣，滿桌上淨是要酒要菜的。」天霸說：「此處離京三□多里，正是打尖的地方。」好漢的言還未盡，只聽對面座兒上，有一人大喝：「過賣的！太瞧不起人咧！太爺進鋪坐了這一會子，也不來問問，是要什麼東西，難道吃了不給錢麼？」跑堂口中說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

連忙往那邊走去。天霸這邊留神，觀看那個人，卻是怎生的打扮。但見他：身上穿黃色小夾襖，一條搭包係在腰間，下穿紫花布的雞腿褲子，綁在磕膝蓋中，魚鱗靴子足下緊登；又見外有一頂草帽，放在行李上面，小小褲套捆著鏈繩，旁邊掖著雙拐，拐頭上明晃晃的露著槍尖，還有個鉤兒帶在槍上，這樣兵器甚是眼生。細看他年紀不過四旬開外，身材不高，約有四尺有零；鷹鼻相配微須，兩扇薄片嘴，眼大眉濃。天霸看夠多時，不是客商買賣，不是莊農人家，又不象江湖綠林。看樣也不過黑夜挖窟窿，作些營生而已。聽他言語很象外路聲音。

且說堂信聽見呼喚來道：「要什麼東西，請爺快快說明。這鋪中伙計短少，說完了我還照應別的主兒來呢。」那人聽見這些話，心中不悅，帶怒開言說：「你怎麼忙，你就替我要了飯罷。」堂信說：「我的爺，我知道你老人家吃什麼東西？」那人說：「我知道你鋪子裡可賣什麼東西？」堂信說：「你老人家要上個老渣豆腐，烙上兩張餅，盛兩碗飯，作一個常行湯，就很夠吃咧！」那人說：「這是好主意呀！我問你那盆內的魚，案上的肉，都不是賣的麼？」堂信說：「爺，這麼著省些錢。難道我們賣飯還怕大肚漢不成麼？你老人家要吃魚呢，是糟魚，是酥魚，鍋貼魚，溜魚片，熘甲魚，熘白魚；要吃肉呢，燒紫姜鹽煎肉，排骨，丸子，炸肉骨碌兒。」那人說：「不過這幾樣兒？這還沒有我們南邊小豆腐鋪子菜多呢。聽我告訴於你，買賣人和氣為本。哪個吃了不給錢？別論衣服品貌，別欺負外鄉人。在下教導於你，往後不可如此。我今日就是依你主意，給我個老渣豆腐，兩張家常餅，兩碗合汁麵湯，還要寬大碗盛著，越多越好。吃完了好登程。」堂信聞聽，照樣傳下去，這才照應別人。

這邊的施公、天霸、小西用茶已畢，放下茶盤。賢臣叫道：「堂信！」堂信答應，走至面前帶笑開言說：「大爺要什麼？」賢臣說：「我們三人要用飯。四兩酒，給配四樣菜，餅飯一齊來。」堂信答應，先把碗筷、酒杯、菜子拿來，然後酒飯一時端來，放在桌上。天霸拿壺先給大人斟上了一杯，放在面前，然後與關小西合自己斟上。施公說：「二位伙計，你我還要走路，咱們就是這四兩酒哇！我就是這一盅；你們倆把那一壺喝完，吃點東西好走路。」二人齊聲答應：「很是很是。」

正然說話，只聽鑼響，大人望著跑堂的開言說：「伙計你來，如有現成的餅拿一張來我吃。」過賣答應：「有哇。」說著走至櫃內拿了兩張餅，放在兩個碟子裡頭，給賢臣放下一張，那一張才拿到那人桌上放下。那人一見，帶怒開言說：「我要了兩張餅呢？」堂信說：「爺爺先吃著這一張，趕吃不完，就得了那一張與你。」那人說：「我要了兩張，你們剛才要真忘了一張，我倒沒的說。分明烙得了兩張，你們為什麼賣與別人？別人給錢，難道我是白吃麼？我也給錢。此處離京不遠，難道就不講禮了，也沒個先來後到嗎？任憑是誰，自己既要吃餅，就該自己要。為什麼人家要的，他吃現成的呢？我想這個吃現成的人，就睜著不開眼。」看官，這人因為腹中饑餓，才進鋪內打尖，偏偏的跑堂的瞧不起他，他就一肚子氣，有心要望跑堂生氣，心中想著他又不值，滿肚內成心要鬥氣；他見施公把他要的餅，留下了一張，他又見老爺那種相貌兒，很無人樣，他心中就有好些不悅。方才說的這些話，何嘗是衝跑堂的說呢？正是衝著這邊桌上說呢！忠良本是一位文官，又是人臣極品，自尊自貴，寬宏大量，還怨的過去。象黃天霸、關小西二人如何忍耐？聽見那人說些閒話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互相觀望，竊窺大人之意，但見施公總不動氣，只管自己吃飯，二人只得權且忍耐。

猛見那人眼望堂信復又開言說：「你這是怎麼樣呢？」堂信回說：「少不得給爺另烙張講。我本來錯了，望爺爺寬容，不然另要點別的吃。在下情願候了爺吃。」那麼他更動了怒咧！

站起身來，用手一指說：「你滿口胡言。太爺有錢才進鋪吃飯，什麼要你候？打諒太爺無錢。」說著話將銀拿出說：「這銀子全給烙餅。」將銀往桌上一摔，說：「可恨堂信瞧不起人。給我烙出來，擺開涼著；零碎吃點心。」那人越說越氣，往堂信臉上打了一巴掌，口鼻鮮血直流，只聽叭的一聲，堂信咕咚倒在地下。掌櫃的過來滿臉賠笑說：「我的伙計錯了，望爺抬帶一二。爺照顧我一文錢，你就是我的財神爺來了。」說著屈腰打了一躬。那人一見哈哈大笑說：「掌櫃的，你傢伙計我倒不惱，我只惱那個人吃現成的。既知道吃講，不會要嗎？算是學吃學穿。」施公聞聽此話，眼望小西、天霸說：「二位伙計，你們聽聽，那邊那人分明是說你我呢！」天霸要去問他去，施公未曾答言。小西先就立起身來，眼望那人說道：「你休要胡言亂語，此乃天子腳下，若講豪橫不成？管教你吃苦，不服就咱倆試試，打完了，給你個地方。」那人聞聽說道：「來來來！咱倆出鋪去較置較量。」說罷一齊跳出鋪去，就動開了手咧！

看官，那人也是江湖中一條好漢，他卻不在綠林裡，前已表過，也不撥門挖洞，也不偷貓盜狗，卻在水中鬻船。皆因此條河路中，常時有船行走，他探得有什麼上任的大官在某處上船，他好在後跟隨，得便下手。因打尖過賣瞧不起他，他是一肚子沒好氣。這些閒話暫且不表。且說天霸又站在鋪門口高埠之處觀看，但見兩個人打了個難解難分，竟不見輸贏。豪傑心中暗想說：「這個人使的拳腳全是我家的門路，那是打哪裡來的呢？從未見過這麼一個人。」好漢惦记著老爺，復又進鋪，看了看旁邊的人，俱各出鋪瞧熱鬧去了。忠良見好漢來至跟前，低言問說：「小西勝敗如何！」天霸說：「大人只管用飯。小西若是不能取勝，大略也不能吃虧。」賢臣說：「你還出去瞧瞧，要不然，給他們和解了罷。」天霸說：「大人只管放心，那人進鋪子的時節，我瞧著他就有些眼岔，皆因他長了個賊樣式。就是小西不能取勝，我還要並力擒拿，要問他的姓甚名誰，家鄉住處？」賢臣點頭。天霸轉身出去，來到飯鋪門口，留神觀看。但見二人在□字街前，還是爭鬥。此乃是通衢大道，登時聚了人山人海，如上廟一般，擁擠的鋪門風雨不透。

掌櫃的說：「合該今朝倒運，這買賣還怎麼作？眾位爺們勸勸，只當行好。」來瞧的人們，個個相視，不敢上前。且不言鋪門口爭鬥之事。再說計全奉大人之命，回京叫施孝去，登時進了齊化門，來到施侯爺府門前下馬，望著門上之人說了一遍。門公聞聽，入內回稟了太老爺。這太老爺叫施孝說：「你二老爺叫你有一事，就同來人前去。」施孝答應，連忙備馬，二人門外搬鞍，登時出了朝陽門，順著大路，竟撲八里橋而來。不知計全怎麼認識那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